

# “范” | Style

## 建筑设计新思维和新实验

学术主持：

李翔宁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研讨嘉宾：

董功 | 直向建筑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贾莲娜 | 多相工作室创始合伙人

鲁安东 |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王硕 | META- 工作室、META- 跨界研究院创始人

俞挺 | Wutopia Lab 创始人

## New thinking and new experiment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cademic Host:

LI Xiangning | Vice Dean, Professor,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Panelists:

DONG Gong | Founder/Principal Architect, Vector Architects

JIA Lianna | Founding Partner, Duoxiang Studio

LU Andong | Professor,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WANG Shuo | Founding Principal, META-Project | META-Research

YU Ting | Principal, Wutopia Lab





“范”学术主持  
李翔宁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 设计的意外

董功

直向建筑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我和阿那亚的缘分是从3年半以前开始的。这3年阿那亚的变化真是很大，这其实也反映中国城市化真的是很厉害。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讲，海边图书馆建成后是怎么被使用的。估计通过各种媒体，大家对这个设计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但是关于使用的情况，的确是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在这个房子设计之初，原始的想法就是做一个社区共用的图书馆，同时对社会开放。这也和马寅关于社群的理念相关：在当下中国城市化大背景下的住宅类型上，怎么去重新寻找一个邻里之间更积极的关系，一种“共同体”的概念。所以在大的思路上是社区里需要安插一些能够聚集公共精神、公共能量的空间。图书馆实际上是一系列公共空间的第一个。

我简单解释一下图书馆的剖面，这是图书馆空间设计里面一个重要的点。图书馆的东边是大海，

设计的时候希望整个空间和海有一个更直接的关系，因此东边的立面是一个相对通透的状态。我们用一个20m的横窗对应大海的海平线——这个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大概唯一的一条自然生成的纯几何水平线。为了使其在结构上成立，并且横窗不被竖向结构打断，上方有一个桁架作为屋顶的支撑。为了不让一个形式感过强的工业桁架影响图书馆里比较安宁的视觉气氛，在桁架的两侧用了两层半透的玻璃砖，做到某种程度的消隐。东立面的下方是一排旋转门组成的灵活可开启的界面，每一个可开启的门对应的是一组沙发。

在设计西面的时候，我们看过当时的规划，希望图书馆和其后的社区有一个隔离的状态。为了强调这个空间对海的关系，所以就有了一条朝海打开的弧线，但是我们又不大希望人在外面能够一下就

知道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在外面看实际上是一个方盒子。这个方盒子和弧线形成了一个混凝土的空腔，空腔也是一个桁架式的结构。这个桁架的腹杆是靠

在光筒的侧壁上，在两层混凝土里面等于形成了一个结构的连接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图书馆从这道墙到另外一侧的墙，20m的距离不需要柱子。西边整个弧面落地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人可以坐着看海的长凳。长凳和下面的地板之间，有一长串可开启的通风扇，形成了空气对流的可能性。同样是为了加强对流，弧顶上的光筒也同时是通风口。当上方天窗旋到开启状态的时候，室内就是一个通风条件相对良好的状态。整个地面的处理就像一个看台一样，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设想会开音乐会。我们只是希望这个“看台”，可以让不同人在不同位置上，最大化地不被干扰地看到大海。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之后图书馆发生了什么。2014年5月，图书馆刚开始运营，“一条”发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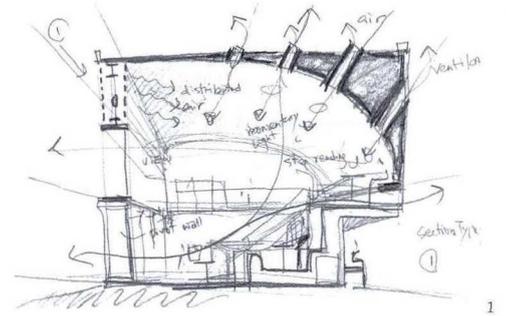
图书馆的文案，称之为“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我当时还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我说你这个太煽情，一定得改，而且他们还答应了。结果发出来的时候仍然没改。“一条”播出这个节目的第二周，每天来这里参观的超过3000人。当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层面，这个房子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后来逐渐变成了现在这种网上预约的方式，每天大概发200个号，进入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使用状态。

这几年每次来阿那亚，我都会去里面转一转，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一些不同的使用方式。微博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图书馆的自拍照片。来这里的人有游客、学生、附近的居民，包括小孩、老人。有人在这看书，有人看海，还有人睡觉。大量的文艺青年在这里拍照。这里还拍过广告，甚至来过行为艺术家。举办各种演奏会在这里已经变成一个例行的事情了，每一两周就有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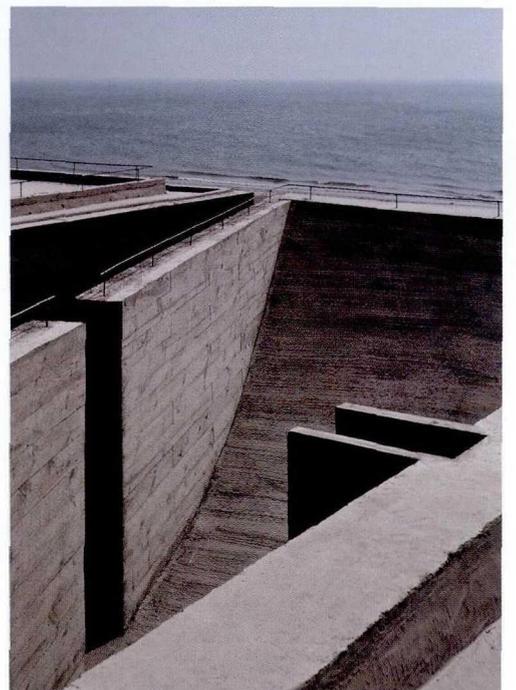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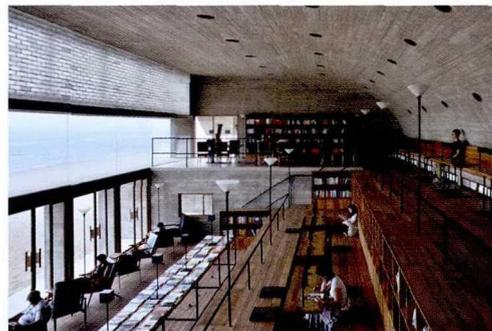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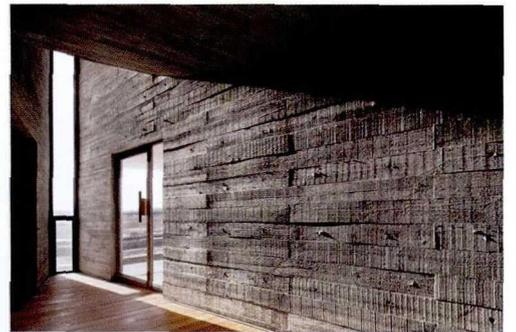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讲，这个房子给了我一段难忘的经历。它的使用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在设计时的预期。当然这后面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我自己觉得首先可能跟我们这个时代媒体的多元化、扁平化有关系。这里面也会反映出社会大众的心态状况。总之，这个现象已经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或是好坏来判断了。到今天，这个图书馆慢慢开始呈现出它本来应有的一个状态，随着它周边的社区越来越丰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去使用它。

《工人日报》报道这个图书馆时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在一座海边图书馆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看见了什么，你想要什么，也许你真的就能从这里得到什么。”

我想，图书馆这个事件，其实揭示了在这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建筑空间和社会大众之间深层互动的可能性。在这个点上还是挺值得琢磨琢磨的。□



1 海边图书馆草图  
2 海边图书馆西南视角（摄影：夏至）  
3 海边图书馆户外空间（摄影：苏圣亮）  
4 海边图书馆阅读空间（摄影：陈颢）  
5 海边图书馆冥想空间（摄影：夏至）  
6 海边图书馆冥想空间屋顶（摄影：苏圣亮）





## 生长中的建筑

贾莲娜

多相工作室创始合伙人

我今天代表多相工作室讲一个房子——石岛山居，这是我们第一次切实面对大自然的实践，从设计到建成，历时3年。

石岛山居位于山东威海，业主是一家国内著名的科技企业。项目初衷为企业会所，之后逐渐定性为一个小型的精品文化酒店。从项目的选址、策划、任务书的制定，直到主题与内容的挖掘，多相工作室全程参与。多相作为总设计师，带领合作团队完成了建筑、景观、室内的全部设计和后期支持。

我们将石岛山居定义为“精神家园”，看重“家”的意义，希望她能回应人们一些本质的需求。“生活”“气氛”与“场所”成为我们这3年来探讨最多的事情。

第一，位置经营。建筑不是自足的存在，而是一种布局，布局的灵感来自于对话——山、水、树、石、

花与门、墙、桥、阶、檐的对话，每一个局部既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我们选择将建筑打散，建立了一个相对松散的拓扑关系，把自己从精确而固化的几何对位中解放出来，在每一个局部之间的相互影响中，通过不断调整，在震荡中最终确定每一处场所的精确关系和建筑摆位。这个项目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几版总图，各种位置的微调、布局的变化、方向的扭转等等。这是一个在精确和模糊之间的游戏。

第二，空间谋变。在一开始，村落和寺庙建筑是我们的范本，我们由衷喜欢它们的生长性、整体度和丰富性。村子里的房子是相似的，但每个又都不一样，因为具体的条件和需求不一样，像是生长出的建筑。我们选择了村落化的布局——几组台地上的木头房子，围绕着小丘。这样松散围合的布局带来了一些冗余的、未被精确定义的空间，有了许

多模糊的、透气的地方。这样的布局必然带来较大的工作量，但好处也非常明显——易于调整，随时与自然对话，并且，因为房子与房子分开了，弱相关性恰好化解了必然会出现的大量建造误差。

设计的过程本身也是房子的生长过程。像《园冶·屋宇篇》中提到的，“相地”与“屋宇”，一个房子的位置、功能及周边环境的诉求共同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木结构的结构形式设计糅杂在一起进行的。在一次次调整中，我们重新发现了单坡、双坡、四坡顶各自的特性：单坡具有明显的朝向，可以成为承托远山的前景并且与前方景物对话；双坡具有两个面向，可以用来组织前后两个空场，山墙面又易于衔接其他建筑；四坡（各向同坡）的气场强大，沉着地呼唤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一个结构形式下也会进行谋变：是否需要檐下空间，

需要营造多深的檐下，是否需要去掉角部的柱子来营造连续的空间，这些都是房子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回应的各种诉求。

第三是体验设计。设计本质上是在设计体验，形式是其中的一部分，房子、景观、设施构成场所，而场所是为了体验。我们把自己变成使用者——游客、住店的客人和运营者。我们的设计在两组视点中交织进行——屋檐下的人看出去，庭院里的人望过来。在一次次出入、停留、行走的经历中，观景的同时也成为景观。

冯仕达的《谋与变》中说：“谋与变，其实是从人的活动、感受、视线的角度去谈建筑营造的，所以和近代建筑学在环境中谈建筑尺度和朝向等有根本不同。”完成这个房子后，读到冯老师的这段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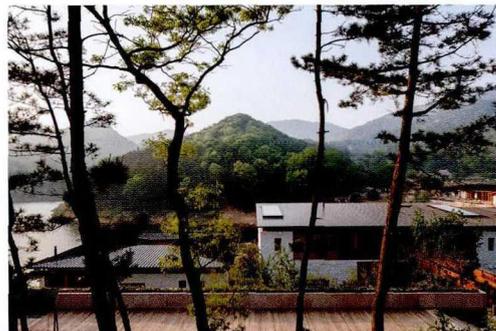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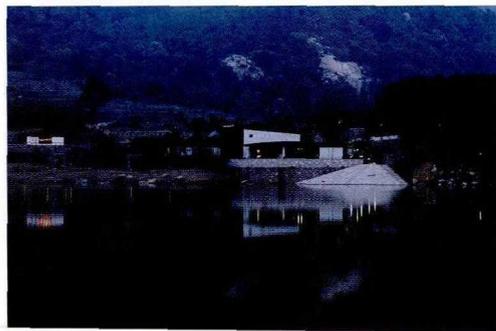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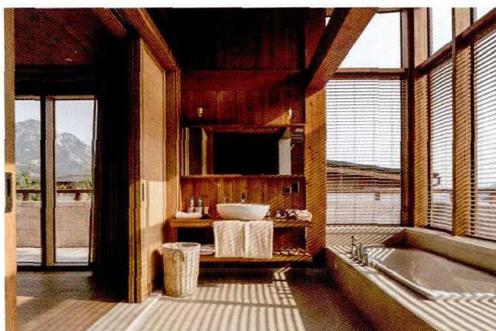
感触很深，可以相互印证。

第四是在地建筑。这个项目从设计到建成过程很长，设计期间一直在不断进行迭代。多相与业主一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确定建筑设计，一起探讨生活，建立共识，追寻合适的气质。我们与业主持续而平等的沟通，使得这个房子成为名副其实的甲乙双方共同创造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随便移植来的东西，也不是建筑师孤芳自赏的“作品”。它有属于北方、属于山东的气质，也有这块土地想要的面向未来的精神气质。

因为场地条件复杂，原始资料不够完整和严密，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全程驻场非常必要，在过程中充满碰撞、优化、迭代、变更，有大量的现场判断和现场调整，许多难忘的设计决定是

在现场完成的。在这样的工作方法下，最终的结果会呈现出不太常规的开放、流动和丰富性，和我们一直作为学习和参考对象的范例（民居与寺庙建筑）有了些许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在地化的朴素实践，而不完全是封闭和精致的头脑产物。最终，这样的设计的确显现了一些我们喜爱的健康、正常之美。由此，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整体性，一种随着时间逐渐展开、需要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到的整体性。

最后说一点心得，以前我们会不自觉地用建筑这个框去思考生活，束缚很多，愤怒很多，在这个房子之后，很多东西放下了，自由了些。在生活中去思考建筑是很有意思的发现性视角，这确实是一次解放。□（图片来源：多相工作室；摄影：孙海霆）





## 格物工作营：一种“范”的机制

鲁安东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1

关于“范”，我讲一下2015年我、冯路和窦平平做的一个“格物工作营”。

我们从一个基本的假设出发：通常建筑师在做项目的时候，是针对性地做一个一次性完成的任务；而在我们看来比较有趣的建筑师，他面临的矛盾是如何在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之间保持思考的连续性。这个可能跟“范”（style）的主题有关——它既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更复杂的事情。

我们当时想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建筑师的若干个项目（project）合起来其实是一个“大”项目（mega-project），也就是说一组小的事情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试验。在若干个“大”项目背后，有没有可能以另外一个形式，让不同建筑师的知识和探索方式可以合成一个更具体化的讨论，所以就

要设计一个形式，我们称之为“元项目”（meta-project）。这个形式不是指感知的形式，而是一种对于机制的设计。这个形式是一个工作营。

10个平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挑选了10个不同背景的人，有建筑师、历史学家、理论家、策展人等等。除了这些参加人之外，我们希望整个讨论尽可能的多元，所以除了参加格物工作营的人之外，我们还邀请了很多参加讨论的人。整体来说，希望在整个事情里面，多种角色的思想交换共同构成一个探索建筑背后机制的实验。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区分两种事——建筑师长期探索的事和面向这个场地或者这个任务一次性的事。为了做到区分，我们要求所有参加人先告知并向我们证明他长期关注并研究的一个问题。等所有人的问题收集齐了，我们再告诉他这次做什么、用

哪块场地。他拿到场地之后就不能再改动他之前提出的那个概念。这是为了避免参与者根据这次的任务发明一个新概念。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选择一个场地。因为这10个人背景完全不同，所以你必须找到一个场地，让每个人都能做他的工作。我们最终选择了一块空地。一个虚空（void）是最有可能性的。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地，而是以南京的古城墙为背景。这块空地其实在历史上很重要，它不可见的文化信息很多。

接下来所有人都要提前来考察场地。前面他已经告诉我概念了，我再告诉他场地，他再过来看场地。每次不同的人来看场地，我为他设定的访问场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次去，所以怎样走进去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判断。有的人会

回应我的预设，有的人会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

设计这么复杂的规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的是要让建筑师必须同时思考3件事情。第一就是他长期关注的概念。第二，面对这样一块城市空地，不管怎么样，你都需要对这个空地提供一种认识，所以这块地本身的复杂性、历史性、城市性和空间尺度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难度。第三，因为我们整个工作营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叫“格物”，但是我们没有解释什么叫“格物”，他必须去想怎么理解“格物”。所以我说“歧路亡羊”，把建筑师放在一个三岔路口，你不得不去寻找方向，这是一种对智力的挑战。场地在概念推进中很重要，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人去思考和推进思考的方式的不同，场地有没有起作用、格物有没有起作用、在现场的发现有没有起作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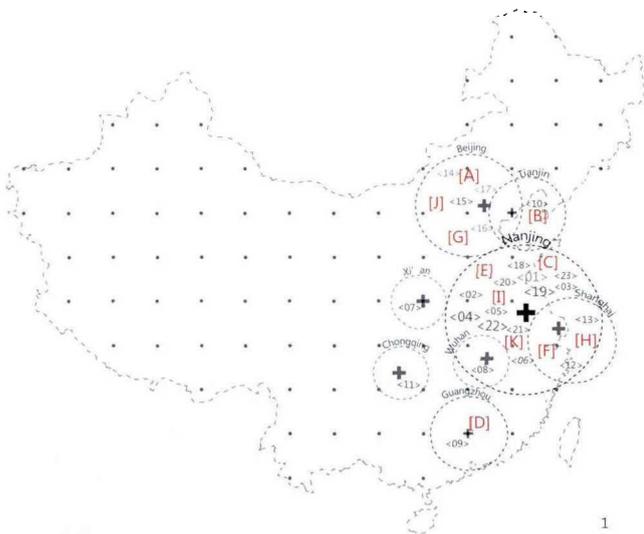
总体来说，首先我们想鼓励一种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建筑思考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当代的一种趋势。过去我们是用一个总体的知识在不同的地方去实践，而今天我会更希望每个建筑师承担起一个小的、微循环的工作——他把本地的(local)经验不断地自下而上地反馈到建筑学里来。所以建筑学知识的积累不再是一个总体的话语(discourse)，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不断地把本地的东西反馈到建筑学里面的一个自下而上的途径。这是我对于整个设计研究的理解。

第二个就是关于实践(Praxis)这个概念。Praxis和Practice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把所有的行动都叫实践，其实不是的，只有对理论的执行和推进才能叫实践。建筑师不再是每一次在一个任务中针对性地做一个完美的解答，而是有一个更长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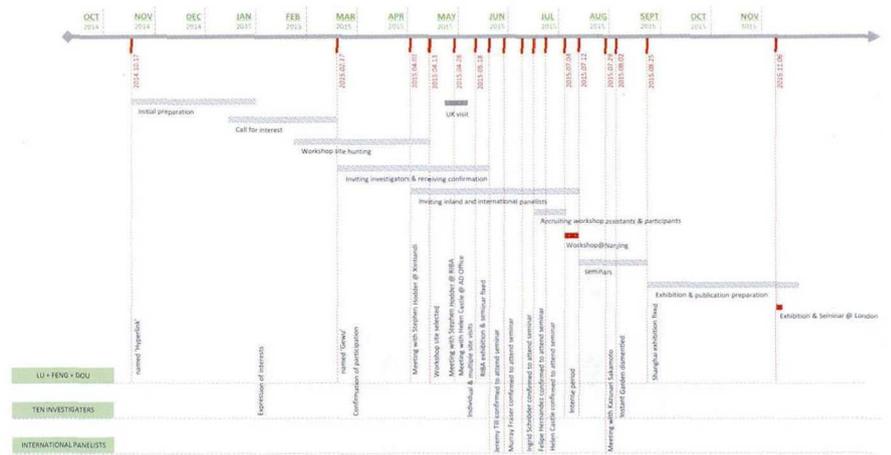
的线索。他在具体的项目中当然要去完成具体的任务，但是同时通过对项目的参与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对于他的长期线索来说，这一次的实践构成了一种论证性的和测试性的作用。所以他的这一次设计任务，才有可能构成他自己认识的累积和变化。这是我理解的实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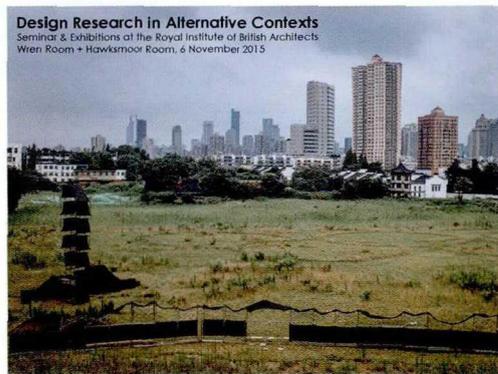
回到这次研讨的大命题——“范”(style)。因为我们经常会认为“style”是一种可识别的形式，所以它经常会联系到一种感知的或者是表达性的语言方面去。但是我觉觉得今天的“style”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工作机制，也就是说如何在具体的项目之间，不仅仅去保持视觉上的或者建筑语言的连续性，而是保持一种思考的连续性，可能才是一个真正当代的“style”。□



1



2



3



4



5

- 1 “格物工作坊”参加人来源地：红色字母为格物人，灰色数字为讨论人
- 2 “格物工作坊”时间表：构想2014.10，工作坊2015.7，英国展览2015.11，中国展览2016.3

- 3 鲁安东召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Design Research in Alternative Contexts展览及工作坊海报
- 4 “格物工作坊”场地：南京门西花露岗
- 5 “格物工作坊”成果：概念小册子(Pamphlet)



## “集体居住”的设想——回应建筑新范式

王硕

META-工作室、META-跨界研究院创始人

此前听说“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其实也先往“范式转换”的方面去想了，首先想到的是荷兰风格主义运动的风格派（De Stijl），这一概念在刚出现的时候，也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转换到实践的方式。所以对对应题中之“范”的英文是 style，也没有什么问题，在当年风格派被提出的时候，它本身也是一种构成范式的方法。

我认为，建筑师的工作，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的操作，这种操作有一个基本的程序。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接到一个项目，应该在具备预设的前提下对部分主题进行阐释。然后，提供一个作为回应的、解决方案式的方法的设计。但是，随着理解和实践的深入，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否可以尝试用空余时间建立一种新的程序，通过一系列具有主体性思想的研究活动，逐渐将其转化到一个产生“原型”（prototype）的过程，即将研究得到的认识或知识生产，打包变成原型，并以这些原型为基础，提前做好准备。当项目任务下达，就可以尝试实现这些

预设的原型，如此，可以将思考提前到设计工作开展之前，而这种思考本身就是通过多年持续对自身感兴趣的都市/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所积累下来的。

在城市化的主题下，我们开始关注集体居住（collective-living）这一议题。回到一个非常本地的社会问题，即筒子楼的居住状况。这种在北京过去的几十年之间形成的一种集体居住的现状，我们都有经验。我们选择了几栋楼进行调研。

第一个调研目标是建设部大院宿舍的一栋楼，最早此楼是单身公寓，但随着时间的演变，它发生了比较有趣的变化。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它是一个从顶层到底层的不同纵向的发展，是一个多层次的现实。

第二个调研目标是我们原来工作室附近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一栋老楼。此楼原本是一座老图书馆，有一个很好的公共外廊，但是逐渐变成了一个居住的混杂体以后，外围加建了很多外阳台。原来，这栋楼的私用属性和公用性截然分明，但现在它的

公共性和私密性也处在一个很模糊的状态。

第三个调研目标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大楼——福绥境大楼。一开始，这是一个舒适的理想居住模型，但是经过大约30年的演变，在原来的公共设施缺乏的情况下，它逐渐也变成了一个混杂居住的状态。

我们也对周边城市的现实文化进行了观察，比如工作室刚搬到西四环之后，我们对附近几个城中村进行了研究。

在当代城市中，这种青年人共同居住的方式，是否可以通过研究产生一些原型。我们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测试，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把原来的标准间，通过进一步压缩卧室，把洗手间搬到外面，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每两户可以形成一个

小的公共客厅。同时，外廊也可以变成内廊，逐渐形成叫“新邻里”的一种共享居住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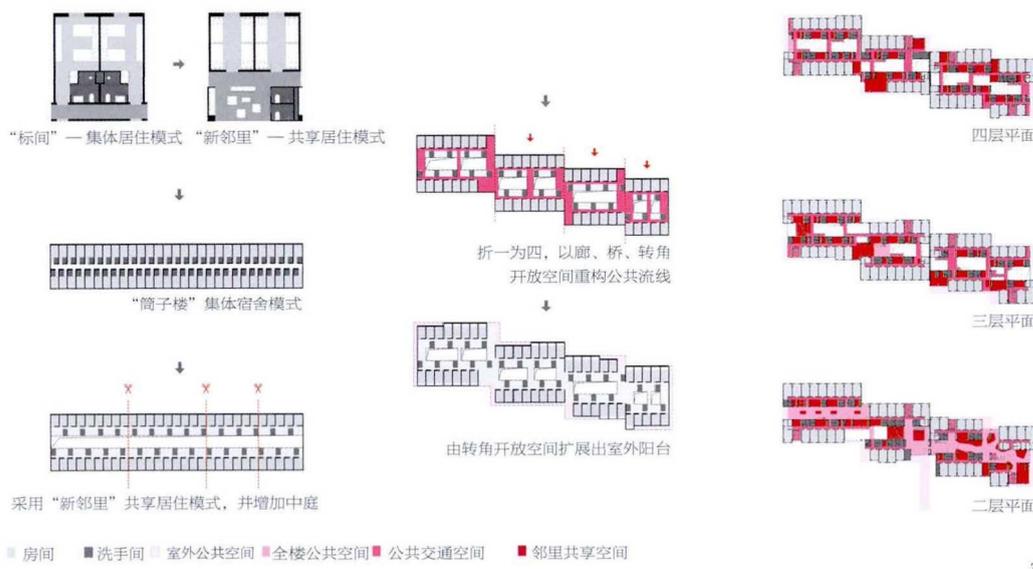
到实际项目的时候，通过上述的操作，我们进一步使其形成一个新的原型——一种新的、共同居住的模式。这种共同居住的模式，其公共性和私密性相结合的属性，就具有一个十分丰富的、从公共性到私密性的灰度的变化。

我们实际建成的一个项目，位于吉林的新青年公社。这里有邻里的小的公共客厅空间。这个空间同时也可以以多种形式使用，具有原型的意义。然后，在这种原型的基础上，这些不同的使用方式——洗漱、聊天、工作、乃至理发，共同在一个空间中呈现出来。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类型并置，包括一些非常有趣的生活场景。而这些场景

平时可能隐藏在房间之中，现在可能被一定程度上半私密、半公用的空间给展示出来了。

回到这个项目本身和周边村落的关系。这栋楼的外面设计了一个篮球场，楼里的年轻人和周边社区的人可以一起打篮球。楼的外立面有很多个共享外阳台，它和内立面有一个呼应，像城市街道的关系。楼和周围山体也有联系，靠近道路一侧有几个连续的下沉院落，这些院落成为室内外联通的活动空间，不管冬天、夏天，孩子们都可以在这个院子里面玩耍。

最后，我们认为，从城市研究出发，到设计原型，再到怎么把原型运用到实践中，最终通过实践把这种从城市中学来的、具有当代生活价值的内容，体现到一个项目之中，这也是我们对建筑新范式的回应。□



1 项目调研之一：建设部大院宿舍

2 集体居住

3 共享居住模式演化

4 新青年公社：中庭内立面及住户的日常

5 新青年公社：从篮球场看东立面

(4.5 摄影：方淳，陈溯)



## 我的中年危机

俞挺

Wutopia Lab创始人

对我而言，如果不想变成握着保温杯的油腻中年人，就要一，不能对镜自恋，觉得别人都不如我，固步自封；二，不要成为克拉拉瓷器，所谓克拉拉瓷器就是西方人认为这是东方的，而东方人认为这是西方的一种外销瓷器。我不想刻意去杜撰一个西方人认为是东方的建筑风格，我45岁了，可以不要镜子也不要成为克拉拉瓷器。

我的中年危机大约是会懈怠。运气的是，当我要懈怠的时候，总有什么事会鼓舞我再斗。国庆长假中，我看到了石上纯也在山东的新作，我被深深打动，我觉得我没啥理由可以放松自己继续在建筑学上的探索。

我的建筑学，首先希望要正视自己的欲望，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和存在，而不是欲望发展出来的各种表现形式。没有正视欲望的人谈所谓的精神，似乎是伪善的。所以我一定正视自己贪吃、好色（基于生存发展出来的放大的欲望），以及要跟各位师兄弟争长短的名利心和虚荣心（证明自己存在）。第二步是要反省，光想放纵欲望而不反省，就是人渣。第三，要不断回顾历史，来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

第四，要建立给自己前进的评判标杆。第五，要用最新的范式来重构自己的思想。第六，具备上诉五点就可以去触动我自己的建筑学了。

我清楚并反省我的欲望，这类私人的事就不展开了。我用图表创建了建筑学的游标卡尺和创新量尺。我把我认为的建筑学的各种可能性都综合在卡尺表格中，帮助我发现我的创新点在哪里呢？是在结构、设备、景观上？还是在创造性的审美，是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生活方法，还是突破建筑学的极限。是在形态上、建筑化上、施工图上等等下功夫，还是能够从形态、空间、色彩、肌理、材料当中入手，去形成自己的形式语言，创造自己的风格，创造自己的学派，乃至有风靡世界的主义呢？之后在创新的量尺表格中判断我做的是革新还是刚性创新。

可惜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建筑师的工作无非是文字游戏和形式游戏，偶尔会有人做点微创新。我悲哀地觉得，自己不太指望我能够做刚性创新，所以我努力地去创造特殊知识创新，也就是实验室创新。如果这个实验室创新一旦能够成为新的普遍有效知识，那就是刚性创新。但是如果是已知普遍有

效知识再创新，它的生命力和极限是可以看得到的。量尺进一步帮助我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写了一篇 30 万字的关于中国古代无法实物考证的建筑历史，在撰写过程中不断矫正自己的历史偏见，比如全球化已经存在于我们以为的闭关锁国的时代。我把过去看得清楚一点，这样就可以把未来再看得有趣一点。所以重构思想是看未来，回顾历史是帮助自己更好地看未来。

我是通过复杂性这个范式来要重构自己的思想。目前建筑学已知的思想范式都已经落伍了。你们看，自 1984 年圣塔菲所建立的复杂性的思维在如今触发的阿尔法狗，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建筑界，讨论的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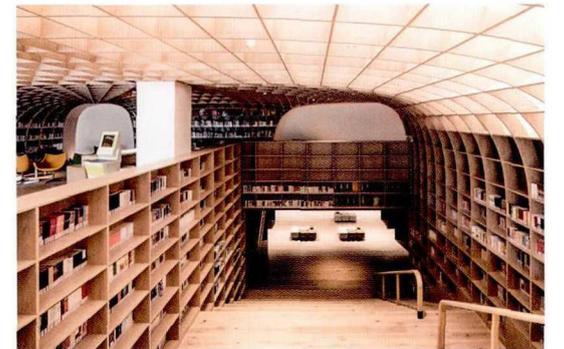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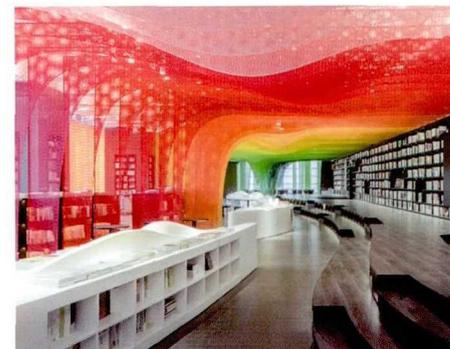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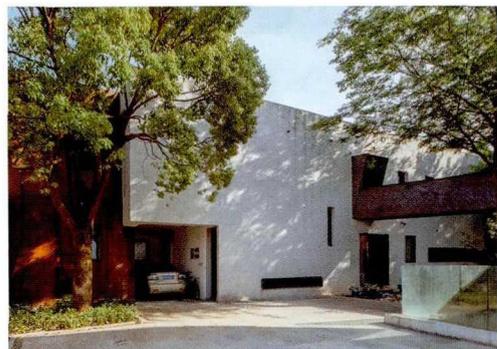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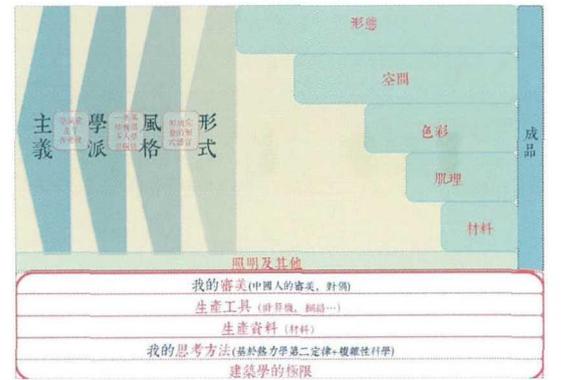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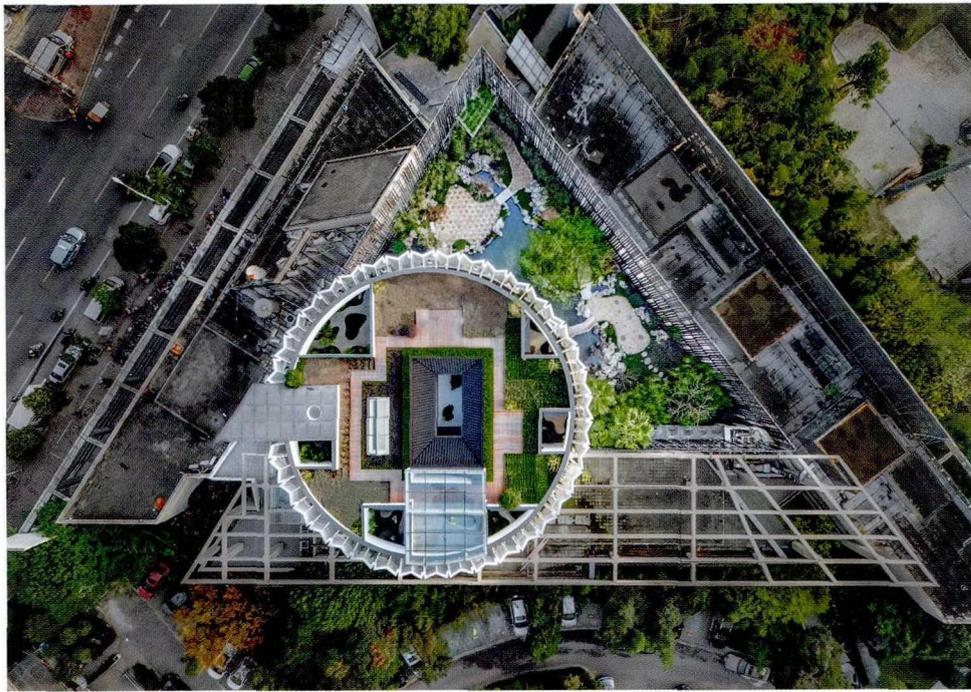
学家还是拉康和维特根斯坦，能谈到罗兰·巴特和福柯，就已经了不起了，但都是 30 年前的范式了。我们的世界已经完全改变，我们的建筑也在改变。如果我们的建筑学思想范式不进行改变的话，我们的建筑学就会走到尽头。

我触动建筑学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所谓狭义的建筑学实践，第二个是社会学的推动。建筑学实践先基于建筑互文性，帮助我解脱那种要纯粹一丝不挂的创新的幻觉。其次是类型学，一种对已知知识和现象的重新分类。通过分类形成设计的上句，以引入对偶这种中国的特有修辞发现作为设计的下句，这是我建筑学的策略创新。在具体的手法上我关注于材料的半透明性表达和色彩的侵略性陈述。

我着迷设计当中展现的即兴、偶然和不确定性，避免落入对永恒、稳定、光线塑造空间的窠臼。我希望就此发展出我的个人风格。

至于我的社会学实践，是用建筑学作为工具去推动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这个计划其实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为卑微的空间设计；第二是为迷失自己人生方向的女孩设计；第三是为这个城市里没有存在感的人设计。

我所介绍的作品基本都是围绕这线索来实践并呈现的。我是建筑师，双子座，即兴，不确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没有一定之规。但我相信如果这个世界不够美，就让我们创造一个新的。□



1 八分园  
2.3 建筑学游标卡尺  
4 李斌之家  
5 苏州钟书阁  
6 古北壹号